

单人旅途

远方。

七月的白昼太过于漫长，躁动不已的心终被夜的深沉所抚平。你仍记得早八点老师打来的电话“怎么样啊，录到哪了？”，随后是小叔、大伯、二伯……考完试后练就的轻松被你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但你仍旧无法抑制住心中的一丝憧憬，一丝担忧，更多的则是忐忑。

晚上没有月，乡村的星是极稠密的。夜阑人静，独自一人聆听着指针在冷漠地、嗒嗒地走过，十一点后人都睡了，四周寂静，恐怕是个绣花针儿落在地上也可以听得出声音。黑夜与梦笼罩着大地，万籁俱寂。借着淡淡星光自慰，深呼一口气，你近乎颤抖地点开了那个链接。两行小字出现，有些刺眼，你立即合上手机，耳畔再也听不见白天的喧闹。脑子顿时沉重了许多，以至你已分不清究竟是悲伤或是快乐。你想睡，眼前却又不受控制地浮现那些或许早已忘记的片段：一年夏天打坏了家里的暖瓶，被娘骂了；逗狗被咬了，被爹带去城里医院打了好些针；贪玩没写大字，把课本弄丢了……

“录哪了？”，爹不像娘那般细腻，你是知道的。你面无表情地说了句“山东大学威海分校”，不悲不喜，爹顿了一刻，生硬地笑了笑，“行，挺好的”。爹还像过去那样遇人就讲，“我儿子山大的，985……”，但你心中总有些自责。大学酒上第一次醉了，但你却觉得不痛快，和幻想中的有很大的不同。

风雨。

高考前夕，爹小店前的马路终于要拓宽，来往行人司机盼这天已经很久了。高考结束后回到家，你才发现，爹经营十几年的，你穿着开裆裤时就熟悉的小店不见了。爹只好到

工地上转转，也不多说话，人家叫了就上前搭把手。你知道他以前从不上工地的，他觉得那不是手艺人干的事，你突然想开个大公司，让爹有活干。

家里的担子一下子落到了娘的肩上。打你记事起，娘就一直是那个瘦得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但她挑着的水，直到你想分担分担娘的担子时才发现，你根本挑不起。你很想去打打工，你常听娘说起在她餐馆里打工的小姑娘，她和你一般大，却已经给家里挣钱了。你告诉娘，但娘死活不同意，你知道，娘怕你受人欺负，遭白眼。

爹不再是家里的主力，说话声都变小了，不再是记忆里那个动辄骂你的巨人；娘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只能六点起、十一二点睡才能见着她。你多想告诉他们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但你分明听得到，他们倔强地说在说，他们还没老呢。

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。

离别的日子愈发地近了，你像诗人一样不禁感叹起时间的无情，前些日子还有些无聊，现在已经觉得有些仓促了。你突然想起家里的鸡还太小没人照顾呢，地里的稻子也不知道多高了现在，接下来家里的天气会不会转凉呢。

家里已经商量了好些日子，关于你怎样第一次离开你熟悉的土地，关于路上你知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关于你能不能适应北方的天气和面条。娘想让爹陪你一块去学校，爹说想去看看海，但你不同意，你说这次你要自己做回主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就行。你知道，来回的车票很贵，至少对你家来说是笔不必要的开销；你知道，爹一直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，从没想过旅什么游；你知道，大概是时候去闯一闯，试一试，吃吃亏了。

你买好了最便宜的车票，也是最慢的车次。爹娘不太愿意，但也没多说什么，你心里明白。那天就那样如期而至，四点钟爹就把你叫醒了，娘给你们做了碗面，放了两个鸡蛋，多少肉丝，多少葱花，多少盐、油，你至今还记得。你不爱吃面，但那碗面却比米饭

还要熟悉；娘说到了北方就免不了吃面了，你却觉得以后再吃不出面的美味。又一次骑上爹的摩托车——这车爹已经好久没敢骑了，因为城里不让——你把头靠在爹的肩膀上，爹顿了一刹，说了声“抓紧啦”。摩托车的灯光稀碎地打在田间小道上，耳畔虫鸣蛙唤不断，还有些许久不曾见的萤火虫……

你在检票员的催促下，不情愿地走进那窄窄的通道。回过头，爹生硬地笑了一下，挥了挥手，留下一个浸湿的背影。你突然时隔多年后又一次如此清晰地记起朱先生的《背影》“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”，“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”，“我走了，到那边来信”，“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、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”……

车窗外仍是无尽的夜幕，但此刻，你知道，太阳，就要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。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日

卢宇航于威海